

意林

光年一夏

七彩校园系列

鲨鲨比亚 语笑嫣然等著

她就远远地安静地看着他，泪水疼痛了双眼，一光年，原来是两颗心之间的距离……

纯爱，体味泪水的热度；青涩，感受朦胧的激情。



吉林摄影出版社



○光年一夏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光年一夏 / 意林图书编.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0.6

(意林七彩校园系列)

ISBN 978-7-80757-838-3

I. ①光… II. ①意… III. ①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852号

《意林》七彩校园系列·光年一夏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责任编辑 张 弘

执 行 徐 晶 吕 娜

美术编辑 张 龙

发行总监 周 祺

出版人 孙洪军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长春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话：（0431）8601260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印 张 13.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7-838-3

定 价 19.80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
(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小夏却忘不了，这个男人还是男生时留下的点滴。当公主被父亲带离现场时，她分明看到这个男人在远处关切地观望。然而，他确实只是观望，也许只是来不及出手而已。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第二天，她就收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

但是，当这个早被删除出自己记忆程序的男人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说：“小夏，别来无恙。”

第一辑 青春了无痕

高小夏，别来无恙

瘦尽春光

004

夏夏的月光

齐木卡卡西

012

守望的距离

微凉

026

第二辑 青梅竹马

碎步ABCD

风魂

036

遛遛溜溜的他

绿里沧桑

063

第三辑 纯爱物语

魔法少年PPC，再变个魔术哄哄我

颜落

076

小王子和M的恋爱事故

琴台

089

香樟盛放的光年一夏

水无痕

096

企鹅公主在春天

鲨鲨比亚

104

告白进行时

梦三生

114

目录

contents

第四辑 花开花落

共你一场烟火的盛宴
绵羊可的情路不坎坷

紫堇轩

126

大漠荒草

136

一只蘑菇的恋爱史有多荒唐

末末

148

悄悄爱你许多年

童馨儿

159

抢不走安小蒲的寓言

微酸袅袅

167

第五辑 纯真年代

消亡边界

游离

174

第六辑 心有千千结

我的私人少年

小熊洛拉

184

落在眼睛里的最后一滴雨

语笑嫣然

202



高小夏，别来无恙

文/瘦尽春光





1. 梦境

当高小夏睡眼蒙眬地在舍友的推搡下见到白天第一缕阳光时，嘴角还挂着窃笑——梦中，是他，替自己挡了一枪呢！

“喂，高，你昨晚梦见什么了又哭又闹的，叽里咕噜一大堆，别是去哪里撞邪了吧？”上铺吴心悠坐在床边，而其余八个人，不知为何，都各自表情丰富地围在床边。

至于吗？虽然心知自己自从上次给一个同学庆祝生日喝了几杯过后就在梦中大段大段甩梦话，但也不至于各位姐姐都当邦德女郎吧？

“没有，撞什么邪呀？我把小鬼吓着还差不多！”虽然没什么底气，但还是给了各位姐妹一个比较信服的理由。

脸上无奈，心里却泛出甜意：枪林弹雨中，是他，替自己挡了一枪。尽管情节老套了点，却并不妨碍整日无聊的高小夏用整个上午来记叙情节，而整个下午描述心情，另外的晚上时间用来作睡前准备——一段一段地低语呢喃谁谁的言情小说——又可以梦见他！

他，名叫沈程，是小夏高中的暗恋对象，篮球打得忒棒，自从高二结识他以来，小夏笔记本上的某某一般指的就是他。可惜，彼时，小夏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祖国花朵，还未来得及遭受早恋摧残，就已通过免试，保送进了现在这所大学。

这所大学就在本地，是一所专为示范性中小学输送优秀教师的师范类大学。在高中好友羡慕她以后好歹也能成一伟大的园丁时，高小夏却填报了环境工程这一非师范专业，还信誓旦旦：你们出来的时候瞧好吧，我，四年之后就是环保局局长夫人了。在电话那头不明所以时，电话这边的吴心悠对着话筒大叫：她瞧上刚去环保局实习的师兄啦！

不置可否，高小夏还是在笔记本上写下：我，一如既往，做祖国花朵。老实巴交四个字早见屈原去了。

论衣着打扮，高小夏绝对是人堆中找不出的普通，但论及言行举止，班上几个所谓从大城市来的同学都不得不佩服，无语的表情之下就是顺高小夏者昌，逆高小夏者亡的性命实质问题。不过，高小夏确实还算人缘不赖，对生人谦虚有礼，对熟人大大咧咧，偶尔地暴露一下霸道本质，反而让人觉得可爱。

唯一让人别扭的是，作为新生才艺展示大赛之一的演讲，高小夏因在本院的比赛中受挫，毅然决然地报名了全校比赛，杀入了决赛，却在组委会要求下穿上了正式的晚装。全寝室忙了一下午给她化妆，在备赛期间接受同学祝福时却又被嘲笑得嗷嗷叫。

恰好我没穿裙子来，不定被笑成什么样了，高小夏愤懑着。却见那同学重重拍了一下她的肩：走，吃螺蛳粉去，兄弟我请客。便一如报名时的毅然决然，顾不得卸装，就撒丫子跟去了。

2. 相望未忘

高小夏，是一老实巴交的祖国花朵。

她自己，一直这么想。

因为离家近，她常常回家，骑着并不时髦的凤凰牌自行车，反而很踏实。在风中踩呀踩，感受车轮的回转，也仿佛感受人生的回转一样。

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是她设置在手机上的标题，虽然这个有着自己美好回忆的手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小偷偷走，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有父母疼爱，在北京有个喜欢自己的大哥哥，有个梦中情人，有一帮匪友（她们寝室外统称匪窝），这样的幸福，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得上的。

那一日，极为平常。

高数段考，39分，还好，比那个讨人厌的数字多了一分，尘埃落定般地解脱，这样的分数，她依然笑容满面。然而见到那个人的时候，整日就不同了。

他留着碎发，脸色稍显苍白，这样的人若穿上黑色的休闲棉质运动装再加上牛仔裤，应是嘻哈一族的代表，但见他穿着白色的衬衫，这样的装束就不觉让人联想到诗人。

高小夏对诗人不是没有好感的，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梦中出现的不是沈程而是屈原——那也算是诗人的鼻祖了，甚至，在高中还参加了一个诗社。不过兴趣随着对沈程的喜爱而转向篮球后，那个什么诗社也见屈原去了。

然而，眼前的，真的是那个人吗？

他的脸，比沈程的更容易让人记住。六年了吧，恍惚不定，那些岁月似耳旁的风，一齐向小夏身边飞来。



3. 忆往

刚进初中的时候，小夏还明显不适应，沉默寡言便成为小夏的代名词。

但，这朵老实巴交的祖国花朵，却有着惊人的生长力，她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就会猛地吸收养料——这样努力带来的成果就是两个月后，高小夏，成功成为槿柔中学“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

在老师、同学及父母眼中，她是努力上进的乖乖女；但在某些知根底的人眼中，她豪爽、侠气，颇懂江湖之道。

高小夏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时光，曾潜意识中认为是白纸上仅有的一一个污点的小小痕迹，却在以后的岁月中给自己带来如公主般的优越感。

当年，算刚出道吧。某日，好友要为她引荐本校的大哥，彼时，小夏不止一次看过古惑仔的影片，陈浩南那样的人物对她有深深的吸引力——本校的老大，应该要么是五壮三粗的肌肉男，要么是陈小春那样的痞子，内心的激动远比敬畏多得多。

但，全不是。

那张白净脸蛋的主人，应该永远记得小夏脸上的愕然吧。

高小夏，在见史佳之前，是以一个朝圣者的身份觐见主上的姿态，然而见过之后，脸上的所有孔都变成了圆形——这样斯文的哥哥，就是，就是校霸吗？

但也许见多这样的表情，史佳并没有惊讶，宠溺似的拍了拍她的头：你就是静静的同学高小夏吧。当自己的名字从眼前这个男子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小夏竟然有了遐想——他，是史静的哥哥？

怪不得，那么漂亮的女生竟然没有男生敢来骚扰！原来，是校霸的妹妹！

心里一想，又不禁忿忿然：我怎么就没有一个校霸哥哥呢？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戛然而止，高小夏已经骑到离史佳几百米的地方，但还是忍不住回望——六年了，史佳早已忘记高小夏了吧。

有时走在大街上，看一些十五六岁的女生，打扮入时，不可一世，小夏不是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不及时抽身，现在是否已经朝夕晚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呢？

不，她高小夏，没有动人面孔，魔鬼身材，是没有资格踏上纸醉金迷的道儿的！

她也终于明白，为何，梦中的男主人公可能时时替换，而场景却永远离不开暴力。因为，六年前，她曾作为当事人经历过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啪”，身材高挑的女子脸上透着淡漠的快意，“你以后离史佳远一点，别以为你是他什么什么妹妹，我就不知道你存什么心？！！”

打人的是本校真正意义上的校霸——梅兰，花一样的名字，却是心狠手辣的主儿。被打的正是史静，史佳名义上却无血缘关系的妹妹。

这其中的故事不必赘述，总之，梅兰对史静的态度从得知其真正身份开始就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从原来似姐姐般的关爱到情敌般的仇恨。作为史静的好友，小夏不是不知道，但刚赶到时，就只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小夏为好友抱不平时还担心梅兰的手会不会痛——猛烈的相互作用后，那样的纤纤细手怕是也伤得不轻吧。

史静没有哭，尽管小夏看得见泪水已经在史静的眼眶里打转了。

小夏用手摸了摸史静肿得半高的脸蛋，心疼不已——梅兰这丫头，也忒暴殄尤物了。

小夏以下的举动，应该载入校史了。

只见她走到梅兰的面前，估摸着梅兰的高度，伸出了手掌，迅速地抽离：啪，啪。

这样，才叫侠气！

小夏并没有考虑到后果，尽管她知道“不堪设想”就是来形容彼时的处境。但她仍然只是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人和物，甚至忘记了揉搓疼得发红的右手。

也终于明白了为何梅兰可以当大姐大，她竟然阻止了手下，以同样定定的眼神回望她。

如果在平时，这样的眼神早已把高小夏解剖了不止千万遍，不过，今日，高小夏的眼神也凌厉起来——你敢打我，试试！

梅兰的小嘴正准备吐出什么话语时，史佳已经冲到了小夏身旁，一把拉过她：

“兰儿，看在我的面子上……”

梅兰绷硬的表情瞬时软了下来，眼泪收不住了：“史佳……”哽咽了一句就扑向史佳怀中，而史佳也只有尴尬地拥她入怀，旁边的人都知趣地离开。

现场尴尬的还有一个，高小夏，本来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时却被视作柔弱小草，被保护在别人的羽翼之下。



原来，你是王子，我是公主

当高小夏被几个高年级男生围在校门口时，她已经明白——梅兰看在史佳的



面上放过史静是必然，但为了那两记耳光，不放过她高小夏也是必然。

没有求救，嘴角反而上扬，讥诮的意味明显挂在脸上——这场景，是潜意识中希望的吧。

其中一个男生踩灭了烟头，饶有意味地说道：“高小夏……”

小夏冷哼了一声：“干嘛？”

就在手掌将要落在脸上的时候，高小夏，也是瞪大了双眼，仰着面的。

然而，随着一句断喝，高小夏的表情瞬时由随时准备反击的豺狼变为无辜的羔羊，迷茫的眼神充斥着双眼。

“你们好大胆，连我的女儿也敢欺负！”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爸爸。你要打我，我不知道跑呀？傻瓜，就是等你们这帮人的。小夏在旁边饶有意味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哼，我不会找救兵？不就是几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屁点孩子，充古惑仔，好好笑。

“妞妞，说，他们敲诈你多少钱？”

“……”欲言又止，小眼睛扑闪扑闪，直到现在，高小夏还忍不住佩服自己的演技。

可是，直到多年后无意间提起这件事，小夏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年轻时的父亲在这个区也是相当吃得开的，那些经常来找父亲喝酒的叔叔伯伯竟然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黑道神话”。然而，他们经常在小夏面前说的是“好好学习，不要在外面惹事”之类的话。

语气平和，却相当有威慑力。

小夏注意到母亲的表情，竟是相当的怀念。

呵呵，感叹父亲的演技精湛时，不禁想到：《无间道》再拍续集时就应该来找父亲，父亲一定能得终身成就奖。

原来，太多太多的人，都曾年少轻狂过，然后成为中规中矩的持家分子。

原来，王子并不是史佳或沈程，而梅兰或史静也不是公主。真正的王子是那个朝九晚五，每日为生计奔波的父亲，而自己这个公主，她住在王子用爱围筑的城堡，安然无恙。

5. 史佳：小夏，别来无恙

当史佳礼貌地与同伴道再见，慢慢走来与小夏打招呼时，小夏再也忍不住，晶

莹的泪珠一颗颗掉落。

史佳手足无措：这小丫头，多年前被几个男生围住都不曾落泪，太平盛世的今天，她却哭了。

小夏却忘不了，这个男人还是男生时留下的点滴。当公主被父亲带离现场时，她分明看到这个男人在远处关切地观望。然而，他确实只是观望，也许只是来不及出手而已。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第二天，她就收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

但是，当这个早被删除出自己记忆程序的男人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说：“小夏，别来无恙。”

6. 有故事的人

原来当年及时收心的还有史佳，现在，是高小夏的学长了。

当小夏再次见到史佳的时候，又恢复了没心没肺的可爱模样：“哥哥，邀请您参加我的颁奖典礼。”

没有问史佳是否有空，就蹦蹦跳跳离开了——其实，比起梅兰，她更霸道。

当她站在舞台上，穿着千里挑一的公主裙时，舞台边打来的强光让她看不见观众席，但是灯一关，她就看见了父母，史佳，史静以及梅兰。当年锋芒毕露的女子而今却温顺如水，不时笑嘻嘻地与史静交谈着什么，俨然很疼人的大嫂。

自己那两记耳光，总是赚了的。

想起当年的种种，看到观众席上的种种，站在舞台上准备做特邀演讲时，高小夏甚至有时间问自己：已步入中年，身材走样的母亲年轻时是否也和梅兰一样，是一个极为精致的女子呢？尽管现在在母亲身上只找得到唠叨而非风韵犹存。可是，他们，一定是有故事的。

却见主持人走到舞台中央：“下面，有请我们的演讲冠军高小夏同学为我们带来《你是王子，我是公主》！”

当高小夏拖着长长的裙摆，公主般姿态优雅地缓缓走向舞台中央的时候，她听到，观众席上响起的热烈掌声。

夏夏的月光

文/齐木卡卡西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有些早，还没有放寒假，雪就铺天盖地地下来了，一点也不美，只是很冷。

夏夏温习了一遍英语单词，准备睡觉的时候手机突然响起来，她随手拿到眼前一看，心脏腾腾地狂跳起来。

喂，周游。夏夏的声音很软，还有点冰冰凉，听不出任何表情。

夏夏，林森过来了，明天的火车回家，你下来接她好吗？这么多年过去，周游还是这样，温吞的，凉薄的，怎么也长不大的少年心性。他连寒暄都不会。

挂了电话，夏夏怔怔地站了一会，扯过围巾罩住大半张脸，噔噔噔下楼跑进了外面的风雪里。

宿舍楼侧昏黄的路灯下，有情侣紧紧地抱在一起，大片的雪花不停飘落到他们身上，男孩子的眉峰和鼻梁都很高，在淡淡的灯光和雪光映照下，秀美如新古典时期的少年石像，那便是周游。他看到夏夏，腾出一只手来挥了一下，这里！女生从他的怀里抬起头来，笑着跟夏夏打了声招呼，又把头继续埋进去，她穿着短裙靴子，毛茸茸的马夹，头发烫成了小卷，脸上淡淡地化了妆，仍旧不美，却自有种娇憨的妩媚。

乖，跟夏夏上去早点睡觉吧，外面冷。周游的声音比夏夏脚下的积雪更柔软。

不嘛不嘛，这么久没见了，人家还要你待一会。林森在他怀里轻轻蹭着自己的脸，旁若无人地撒娇。

于是夏夏只能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他们那个未完的拥抱。有雪花飘落到眼睫毛上，她嗤的一声吹开。这么多年过去，她早已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漫天漫地飘落雪花的苍穹之顶，居然还隐约闪烁着微蓝的星子，夏夏抬头看着它们，静静地笑了。

夏夏把林森和她的行李领回宿舍，烧了水给她洗漱，然后两个人便一同钻进被窝里。熄了灯，林森的眼睛在黑暗里忽闪忽闪地亮着，她攀着夏夏的左臂，凑到她耳旁说话。

烦死了，我根本不敢领周游回去见人。